筠齋漫錄

筠齋漫錄小引

陶元亮曰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斯寔幽棲真境私鄙性頗樸素鮮嗜好曩葺敝廬度閒故貯群籍可以永日可以樂饑爰築斗室於叢篁深樹間日手一編顧緗帙浩瀚久輙善忘時擷其最可喜愕而

有嘗手裒者手錄一二寘之奚囊
積歲蠹蝕乃裒其存者僅十之二
三彙之成帙青燈之畔黑甜之餘
時展玩焉上以方之雲英韶濩下
亦何必減綿詎趙舞傳奇新劇也
蚤歲得先括冕章錄年業焉
廟謨所訓尤臣子所當三復服膺而

不能釋者矣之卷首而

國朝名臣逸事次之餘若漢晉而下

以次臚列客有過齋頭曰盍付剞

劂氏余謂此于藝苑不當管中一

斑禁庵一臠胡以當木爲客曰唯

唯否否覆載之大聲自拆隨流峙

之廣眆于卷句斯亦可當二廣之

前茅手故謨訓之著可資絡繩經綸之迹堪備条攷幽賾之撰是宏識蓄且也一可貫萬約可該博要不越聖門軌轍也由是充之而探今古之賾體天地之撰此其權輿矣間有未遑倫次者蓋隨筆漫識尚冀同志補其遺而正之爰敘其

槩而識歲月云

萬曆歲在重光赤奮若孟夏穀旦

延陵黄學海書于翠微館

筠齋漫錄卷之一

臣黄學海述

憲章錄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令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按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絺繪綴緝以為麗佶屈軋茁以為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飢矣此大抵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　按儋崖西北邊徼見郡縣

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爲之土地瘠
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不聊生欲
稍爲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我
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爲吏部者當深思
而重念之也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
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
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寘以
天下之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

以為治也令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狃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絡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

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令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

注遷考功丞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材皆效用矣

須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

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
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曰慨然曰朕所以求
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
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
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年姑徐徐行
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
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
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答

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名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郎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輙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

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著爲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盖並
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
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
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令後庶官之
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
西安府知府賚衆自實鈔提舉俱擢爲戸部侍郎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實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

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興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
匿德蔵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
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廉州府廵檢王德耳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
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戸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
帝王之深戒令珍奇之産中國豈無朕悉閉絶之
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
制邊境貴於安静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

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

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為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為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

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
去則畊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
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
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
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
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郴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
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

益滋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
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
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
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
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
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
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
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

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畊女
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
給人足積蓄富盛尓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歛以
傷國體
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
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
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
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
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

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
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
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
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
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
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
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令使良善者
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

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
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
縣禮送京師　上論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
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
見聞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
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
不遣　上曰亟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
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

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曰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太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償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

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晩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散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甲子太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

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循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與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

閉巳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者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為巳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年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

勑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叅考輿論得其

䟽槩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須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吴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吴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吴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

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
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
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
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
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黄浦口踰
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闊上接大盈浦以達泖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
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

所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有便 上從
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
有等差嘗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
種閑田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
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
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
是 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
餘糧悉與自用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免朝賀六月壬寅朔日食　比年元旦日食且半歲兩食　十九年八月朔日食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又日食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上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太子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頎觧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録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敎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宫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武當山宫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

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峪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絶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

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曰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言然後可以

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尚書黄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户部兵部議至是户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河屯兵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河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内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

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徃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　上從之遂遣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新等惑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於　上事竟不行　按當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汶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

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曰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

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以人才遭際爲難也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徃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徃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數戍宜從南北所

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為嫌而不果於行若鄺埜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擅柄欲逞其忿揚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求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敝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曰元陋吏部主事李賢

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
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廢
修舉大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
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
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
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
驥與都督官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

陳苗條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
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已數萬軌等僅以
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太半而東南曰
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
而有事雲南令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意世道
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
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
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

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籍竑至畫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輒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餌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便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為叢塚瘞之竆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

人為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云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頤箴警戒
嗜欲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　上之身心者或畧臣
以為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
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
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
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

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鬨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

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裳綴贏得天顏一笑

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宫中翠娥紅袖
承春風黄金作豆藾拾得羊車不至愁炯空别有
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銀豆灑金堦
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飡木皮和草根夢想
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粽粼盡作溝中瘠
明主由来憂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将銀豆三
千斛活取枯骸十萬人
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
已臣覩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

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

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卒以致車戰法已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已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為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

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按當時罷職官員惟無贓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曰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

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軍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邊中內有已費之利外有守

禦之備年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歟鑿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為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彼譎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故謂之能人噫此朝

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揀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敎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

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吴起以下莫能如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獸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黄帝命風后為之也盖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

然也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

按何喬新曰葉盛廵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朱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峡信利擄掠馳至橫㕏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使請盛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

觀之則當時所謂破寨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感被殺降之論殆亦有由也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桒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地赫連勃勃

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屬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帯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陜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曰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剥膚之害矣

廵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五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户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

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迢遞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棵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由火子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

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郎會官議處以
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
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
猶知記憶楊琚之策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
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
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巒
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
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隸南方軍伍俱不相宜

多致疾病逭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鬬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菐冊所取山西軍丁幾何山西各衛菐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菐冊取補詔可

召大同摠兵楊信還京李賀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徃徃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虜其中出没不常古云不一勞若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絶其統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慧星昭示鑒戒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既已略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

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　皇上
揔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
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
無比當　皇上正位青宮郕邸密謀廢立彼以內
閣大臣略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猶其邪謀
是乃賣國之奸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
四川聽囑權家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
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
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贓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

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荅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衎將各官或調

用武罷黜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幷

宥之

大理寺評事中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令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奸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

奏從其議

羅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已巳之變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為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通好談兵遇人輙喋喋不已其言詭恠不經說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

臣屢以築墻為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迄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墻也抑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上命儒臣校釘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

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奏總兵劉聚都御史王越馬

文升余子俊等急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民傳咲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繼實於後乞大奮乾斷重加黜罰以為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

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删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

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姦憸情態亦無能

發其微以爲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
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陞提督軍務陞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
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
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
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
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所掠財帛奔
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
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陞完得獎勅十餘

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後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為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市糴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

嬖內帑而蠹國損民二人寔爲之作俑也
督莊誦
聖祖謂侍臣曰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
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成祖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守成
者爲書名文華寶鑑以授東宮又謂解縉等曰
皇考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録朕㕥
書稍充廣之其爲　國本計何深遠哉創造鴻
業之始即惓惓於搜逸才徵宿學正文體體群

臣凡聽補之在京者念其久住客邸日有所費假貸於人皆與道里費仍給舟車又慮遐方風俗未淳擇良吏以化導之

聖謨洋洋如日麗天一動一言孰非萬世執則誠宜卜

世長久而貽萬禩之治安也猗與盛哉

筠齋漫錄卷之二

錫山黄學海宗于甫輯

野史之述尚矣禮失而求之野先民所不廢然人持已臆言不雅馴如瑣綴專詡已長而訾人之短燕對務矜榮遇而諱行之疵錄　三朝之寵接者曾莫知其亂之惡記雙溪之雜言者豈盡協于論之公至近代理學諸錄皆所稱表表者而中或猶有遺議況其下者乎以及水東保齋出使等作風益流矣余特擷其不詭于閑者

錄之其粉飾矯僞以蓋愆匿穢之說一切芟屏參驗僞而兼焉非敢附衮鉞筆削之旨抑以見擇善之義云爾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固刻劃顛飄鐵竅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頗仙之事 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盡述三丰謝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幾廿年之行從遊訪滸得闌

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弈圖三丰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出震澤長語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垕仲寧波人春闈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而輕考察皆得完僻有為對

揭于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為之歎焉此始聞皇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出餘冬稿

國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而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獘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出餘冬稿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揔兵

鎮遺東歲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劉伏兵於山下百户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横什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逼環舉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

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走艏者又爲隘壽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出天順日錄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文朝知名委贊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邊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爲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年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

豪邁之士云出天順日錄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陜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户有糧昨日逃亡當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蓉塘詩話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
賀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
告監國表命庶子蕢善撰呈稿　殿下不慊命尚
書蹇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穽寡且不着題以賀
白鹿白龜皆可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
金門而送喜馴丹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
類蹌蹌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
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內廚進
膳遂命內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旨諭臣曰其勉

進菜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亮直之言慮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 出三朝聖諭錄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臣士奇等榻前語以謙之逾分臣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

門臣士奇獨奏事曰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漱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駭相與以言爲戒令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爾料事不差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讜言事但其言亦
有矯激過實者亦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
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　聖德
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過命戈讜知舊朝
叅令百官言事毋以讜爲戒曰諭臣士奇曰朕有
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朕知心
無吝於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
民者於是召戈讜諭曰亦本清鯁之臣朕令取清
鯁用陞讜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譏伐

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三朝聖諭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爲用文以醫諫 蓉塘詩話

宣帝最好詞章選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值南宮應制南陽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賛陳援筆賛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

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猶咸宜壽域兮
同升南陽以指圖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
官促進甚急先生曰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賜内
閣二楊先生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
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爲未好何也南陽默然少頃
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
賛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瑣綴錄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者以
無例而已盖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

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瑺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耳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年逾贈湯陰伯　餘冬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口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畏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内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白也一日闕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十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與是翰林代

草與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云
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
二字中間之雖恚強笑容而已天順日錄
正統間石璞爲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
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丰偉亾殊衆人而石才
行猶入舉心亦輕率適又以失因降副使士大夫
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占命
者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壽
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

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根先生諸生也嘗與夏
御史塤言如此 出野記
王柳菴先生還政歸太和日有歎落花一首最愛
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
不用臨流起歎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
宿都隨雪色凋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
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
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
正統某年會試王柳菴先生主考前序云天之愛

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
佺
真定遲年獲一人爲虜語甚悉以爲先被虜見留
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
中數日而令担此蓋先爲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
奏虜酋爲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荆等關口
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
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
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

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涞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奴在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極楚潛匿於外妄爲此言彼邏者從而附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盛昺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翺鎮守兩廣允高奏數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以直諫 景帝旨下卿言固是朕自省察

逾二年緊考在京百官翶已陞冢宰溥行已志却
以允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徙鎮都察院
院長皆為惜之允高從容曰此去在彔以為恕令
止去彔一字尚存史字是雖戲謔言甚曠遠古田
在萬山峇峰中允高曰賦詩云縣門如水倚峥嶸
租税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官長要
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知縣羅江亦萬山仍訟簡多
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臯不知人要安排足下
宜除臨清轇轕處使奔忙日夕不使愜足下閒散

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允高者一絶云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閑誦之可知其襟度之廓如兩詩淂然而不然之意鄉官中要如此人甚不可淂其政事之淂體及遭播遷略不見抑欝無聊態知府致政足迹不詣城府爲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非終日旅進旅退者之比也 出客座新聞

成化已亥六月調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副都

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
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迓險道飾廚
供帳鮮備賄托隨從見汪叩頭狐趍狗媚無所不
至惟文昇與汪無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譖
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毁汪還奏文昇妄起邊釁
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
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　稍加恭
敬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于錦衣獄文昇言實
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七年乃宥還尋起復

開累遷太宰少師　出瑣綴錄

文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萬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又壽光劉詡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並於安獨持正論安雖害旻爲詡所梗不得行詡爲安所譖閑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托所私道士李自省諸旻罪下旻子侍講龍于獄令旻致仕逮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如是鍾張海葦亦在貶謫之數

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罷斥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附安曰爲之地寢不行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而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叶謀盡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臺憲高安黃景二禮部四人皆當世極稱無廉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

修節竟以附麗一變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物議喧然不平獨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幾一變先年孜省旋亦誅死直等相嗣斥免公論始明　俱出立齋錄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出近代名臣錄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
臣指斥萬安又連及劉吉至於南京科道保舉王
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
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嘶之及王
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
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鼐吉以爲私
故舊票旨云留邊方用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
明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
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遏抑然不明言

為吉所沮但屢疏辭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辭人皆知恕為吉所媢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美官吉等雖沮抑恕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假劉文太建言命燒毀大司馬王公傳恕不自安求去始准致仕　出雙溪雜記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粮草告乏劉忠宣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為公曰邊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

剛取徇矣公曰處天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處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其倉缺粮幾千石每石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乘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粮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

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名臣錄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踰趙河朔之地燠如南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纔流處氷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劭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為之異矣餘冬

劉瑾擅權之日欵頓關紐徇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

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璫事敗蒙其汲引者駢斥之彼其羅織者駢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寞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令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奕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

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盡認是虎瑩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綠雪亭雜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實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

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膜脹爲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崐山可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施爲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剔之蠹弊往迹具在

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曰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貪褫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强弱夢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梯綴而人人欣

勸樂爲之用可謂得其實矣兩湖麈談錄

曾南豐記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昇守鄉郡私狥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爲田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海涵萬象錄

成化已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爲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

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巳亦偉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鬬擾攘困乃就綁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

以侯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
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省
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進階有差未幾
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爇支
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謇齋瑣綴錄

雲南思曩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䮾令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
諭之倪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

將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
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
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
晚也于是衆皆從之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
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參議鄭公緒也其言
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
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
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宗重用兵從之 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

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參
将和統軍駐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看
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匡遇君語其故且戒勿
追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落臣節何
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
比萬一不還亦分内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
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将以黑還乎君不答是日
曹有疾君單騎從数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
騎乃斬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晁都

土官以象輿来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蹟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差以次手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機而環之以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柰何久此君曰尒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爲間耶因拔所佩劔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沮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

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
物供具君卷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畧先叙
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其叛罪開之皆俯伏泣下
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
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祭將先所使人出以
歸君書盧浔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
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　詔與奏事者
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
君考六年績遷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

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夘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人何如哉 兩湖麈談錄

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年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

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廸知忱詢舉用真才實學嘗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出變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明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尤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

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
卿大臣畏從文後亦不敢署出商量萬全之策皆
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曰車繫獄罰米
千石輸邊二年皆罷官夢陽亦下獄東陽善終贈
謚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彝降者又於匈
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
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
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

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設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爲忠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爲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

敢生事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剋留土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徃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回不得通貢

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雙溪雜記

筠齋漫錄卷之二終